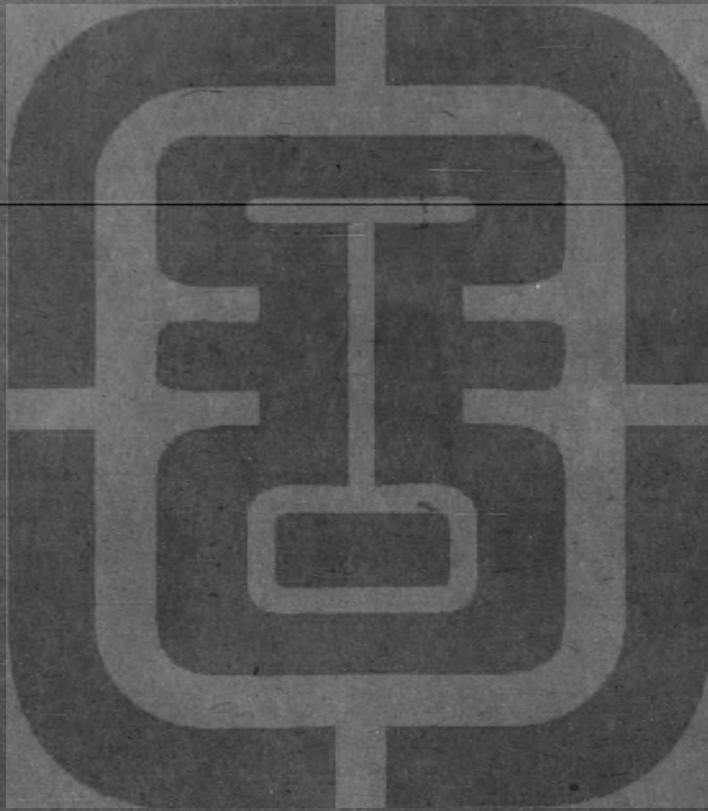


列傳 諸孫 吳臣

續後漢書

卷五三之六二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三

元郝經撰



列傳第五十

諸孫

孫靜

子瑜 皎 奐 子壹 張梁

孫賁

子鄰 曾孫惠 鄰子震 策族兄香

孫輔

孫翊

子松

孫匡

子泰 孫秀

孫韶

兄楷

孫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族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唐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

拔查原注祖加反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

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

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

多腹痛令促具饘在數百口澄水至昏暮羅以然火誑朗

謹案今志作四維然火宋本作羅以然火與此合通志亦作羅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

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

斬之遂定會稽原注會稽典錄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

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

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

與通獻帝春秋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

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

身謹案陳志作不樂出仕通志作出身與此合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

昭義中郎將終於家五子嵩瑜皎奐謙嵩三子綽超恭超

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緄峻緄有傳謹案此下奐字季明

兄皎既卒代統其眾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

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竝納

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

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

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

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陳整齊權曰初吾憂

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

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奐亦愛樂儒生

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登朝列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

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

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謹案孫霸子亦名壹疑奐子不當與大帝孫同名孫峻之

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

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允呂據據允皆

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允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

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及允妻奔魏魏以

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曹芳貴人邢氏

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謹案陳志此下有壹

入魏黃初三年死八字考曹髦傳壹以甘露二年封吳侯四年為婢所殺不得云黃初三年也故郝書削去不用

張梁有算略孫權尤賞拔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慮水

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

百僚議之權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各言計策諸將或言宜

立柵柵夏口謹案陳志無下柵字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

時梁為小將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

今宜明樹賞罰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

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

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

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得即超增梁位累遷至

沔中督卒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臺謹案聖臺陳志作聖壹考孫堅字文臺弟靜字幼臺賁為堅兄

則此作聖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方孩賁自瞻育

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

宋史卷之三十三  
子一  
伐堅卒賁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  
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  
攻破昂於陰陵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  
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  
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  
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  
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  
棄妻孥還江南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  
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  
守時丹陽僮芝白署廬陵太守策畱賁弟輔領兵住南昌  
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也但當

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爲作勢援一舉可  
定也賁聞芝病卽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  
後封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  
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字公達性靜敏  
幼有令譽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在郡垂二十年  
討平叛賊政績修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  
荆州事重安長陳畱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置之法  
論者多爲言之謹案今志作多有爲言監本作多濬猶不  
爲有言此作多爲言之較明晰濬猶不  
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談仲膺  
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  
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荅者云潘承明殺之於事何如濬

意卽解變用得免仲膺名劬初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故云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子述爲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諸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策族兄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與賁及吳景皆爲袁術所用香爲汝南太守景爲廣陵太守而賁爲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香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何如爾景卽棄守歸賁困而後免謹案志而獲免監本作因而後免獨香以道遠不得還術僭號加征南將軍卒于壽春

謹案目錄此下有孫輔傳今闕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一名儼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翊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爲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卽誅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謹案其鄙與監本合今志注作某鄙是以承意進言輒變色何也松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黃龍三年卒漢丞相亮與兄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依于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原注江表傳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

郎將遣範合放火燒損茅茨以乏軍用範即啟送匡還吳

權別其族為丁氏禁錮終身裴松之曰案本傳曰匡未試

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為定武中

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

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一年匡時若尚在本

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

傳誤以為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子泰

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

死秦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提兵在外

謹案今志

作握兵在外監本作

提兵與此合通志同

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

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遂

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

三司封會稽公皓大怒遣改秀姓曰厲秀在晉朝初聞皓

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

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吳既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

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謹案目錄此下有孫韶孫桓傳今闕

議曰雲雷構屯龍蛇起陸乘運契會族大而智且勇者勝

優者天飛而為主其次叶比攀附而為侯為王各著功烈

享富貴故孫氏之有江東自父兄子弟外而諸孫之雄若

是焉足與魏夏侯曹氏抗衡而立國矣

贊曰鳳翥斗區龍起江皋附翼攀鱗撐挺洶濤勇能將領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三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四

元 郝 經 譔

列傳第五十一

吳臣

張昭 子承 弟子奮 張紘 子元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傳博覽眾書與瑯琊趙昱東海王朗友善俱有名時舉孝廉不就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互有異同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議行事義高辭麗甚可羨嘉愚意褊淺竊有疑焉



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

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

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大恃謹案志注作天

特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

高祖下不盡元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祖

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原注鄭元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

以外親盡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原注曲禮逮事

無屬名母不逮事父母母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

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

者是魯人嘉之也原注案春秋初邾儀父稱字其後從齊桓公會盟始稱爵曰子孔子嘉季友故

特書字皆非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定王時

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

之子名胡其比眾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

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

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

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

言聲一放猶拾藩也過辭在前悔其可追州里材士陳琳

等皆稱善之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己遂見拘

執昱等傾身營救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

昭遂南渡江孫策定江東以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

拜母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昭每得北方士

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

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昭遂率羣僚立權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勛業也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原注裴松之曰按禮記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元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况今天下鼎沸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

移屬郡中外將校各令奉職然後眾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時天下分裂在所擅命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異同昭輔權緩撫百姓知有生賴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畱昭鎮守領幕府事黃巾賊復起昭討平之權出合肥命昭別討匡奇原注

吳書作琦按權遣兵圍陳又督諸將攻破豫章賊帥周鳳登於匡奇別無匡琦也

等於南城自是希復將領謹案將領與監本陳志合今志作將帥常在左右

為謀畫進退將吏賞罰功罪禮遇甚重曹操取荊州順流

東下昭勸權迎操權不從遂破操於赤壁昭欲權終事漢

非附操也昭列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

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

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禦英雄驅策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乎有如蹉跌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日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諍常笑而不荅章武元年魏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昭與孫紹滕允鄭禮等謹案陳志孫權傳紹作邵禮作札采周漢典禮譔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爾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

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爾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謹案通鑑作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稱尊號大會百僚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雖推重所以終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原注裴松之曰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材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

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  
于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  
戰國之弊哉雖無功于孫氏有大當于天下矣昔竇融歸  
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况權舉全吳望風順服  
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於是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  
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  
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  
峻寧念小時所諳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  
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重  
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嘗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  
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  
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  
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

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  
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  
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  
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臣所不能也權  
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往遼東拜淵爲燕  
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  
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  
意彌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朕出  
宮則拜君朕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眾中折朕朕嘗恐  
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  
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泣涕橫流

權擲刃於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  
 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  
 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  
 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滅火住門良久昭諸  
 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淡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原注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人臣者三諫不從  
 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對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  
 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  
 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  
 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德匡其後失  
 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  
 待焚滅豈不悖哉昭志存漢室權之僭號皆所不與身  
 受付託不用其言逞其狂悖投萬眾於海壖則權固無面  
 目以見昭與權君臣之義已絕矣習氏乃責昭以不臣過  
 矣謹案權稱尊號昭欲褒贊功德不得謂其不與且身  
 仕吳廷何得謂君臣之義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  
 已絕此駁習氏之論非是

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昭容貌矜嚴有

威風權常曰朕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國憚之稱為仲父

其文辭蘊藉典雅中州人士甚推重之劉表嘗自作書欲

與孫策以示禰衡衡蚩之曰如是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

邪將使張子布見之乎衡負材蔑物獨稱昭若此原注典

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

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

幹恨其不於嵩岳等初昭佐策及權欲平定江淮以輔漢

室卒之三方鼎裂委質偏霸非其志也故常廷權竟不當

國忠直之氣老而益篤焉謹案昭之始末具見陳志本傳

忠吳則可謂之志存漢室則非也郝書長子承已自封侯  
 取裴松之一時之論竄入正史誤矣

峻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  
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  
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

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竝為國士款為衛尉

景至豫章太守原注吳錄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

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雷侯二子

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諸葛恪年少時眾人

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

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在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

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

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為婚原注裴松之曰按承與諸葛

瑾四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禮

震諸葛恪誅時亦死昭弟子奮年二十造攻城大攻車為

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

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原注禮記戰於郎公叔禹人與

其鄰童汪踣往皆死焉魯人欲

勿殤童汪踣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奮實不才

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子奇事見前注爾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

樂鄉侯卒休有傳謹案陳志張休附昭

傳後此別入死虐傳張紘字子綱廣陵人游學京師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

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闔受韓詩禮記左氏春秋還本

郡舉茂才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

皆不就孫策在江都時紘有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  
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豪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

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荅曰紘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啟告俾副高山之望哉若微志得展血讐得報皆君之勛也因涕泣橫流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乃曰昔周道凌夷齊晉竝興王室以寧諸侯供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當與君俱南濟也策曰今便行矣以老母弱

弟付君策既定江東表紘為正議校尉與張昭竝參謀議策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自為州牧不欲令紘從策追舉茂才移書令策遣紘紘惡布反覆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荅記不遣曰海產明珠在所為寶楚雖有材晉實用之英偉之士所遊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陳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曹操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原注吳書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才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

反命以操聞策卒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疾固辭

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為會稽東部都尉權初統業春秋鼎富太夫人吳氏以方外多難淡懷憂勞數屬紘以輔助之義紘思惟補察每有密計及章表書計與四方交結常與張昭草創譔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彰其美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誠識孤家門也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恐有異志權不聽初瑯琊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瑯琊

設祭并求親戚為之置後以書屬瑯琊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通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畱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淡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

原注漢書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南北竝定世將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

無事叔孫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爾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揖讓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規



諷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云後權以紘為長史從攻合肥城久不拔紘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其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彼并命死戰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數至圍下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之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勛然而貴於時動而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

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遂不行紘建計請都秣陵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帶石頭訪問父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望氣者謂金陵地形有王者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昭烈宿於秣陵周觀地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原注獻帝春秋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裴松之曰秣陵之與蕪湖道里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闕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

令還吳迎家道病卒時年六十

臨困授子靖賤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此隆盛

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諳於治體也由主  
 不勝其情弗能用爾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  
 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  
 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原注周禮太宰  
 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  
 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  
 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  
 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  
 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  
 亂之也故明君寤寐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  
 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  
 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絃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初絃在吳見柎櫛枕愛其文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  
 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賦  
 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  
 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  
 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  
 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嘗與孔融書自書之融遺  
 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  
 其人也子元清介有高行官至南郡太守尚書初絃同郡  
 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竝與絃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  
 各早卒元子尚有傳謹案陳志張尚附絃傳後此別入死虐傳  
 議曰國之將興必有佐命之臣以建不拔之基焉孫氏之

有張昭近之矣。昭以碩儒元老，顧受遺託，忠鯁彊諫，有不可犯之色，與不可奪之節。汲黯、蕭望之之流也。雖以嚴見憚，終于疏外，而耆德峻望，殷勤敵國，增重江表，足以揭桓王之美，明大帝之盛業也。使諫行言聽，有吳功烈，豈止是哉。其勸權迎操，志存漢室，以王道為度，初不事夫偏霸也。此昭之所以為昭，豈淺淺功利之徒所能識哉。謹案赤壁之戰，諸葛亮、周瑜主之，其後孫氏保有江東，昭烈創業荆益，鼎峙之勢皆肇於此。張昭勸迎曹操，自為失計，經乃謂其志存漢室，以王道為度，未免立議之偏。孫策以孤童見紘，言議慷慨，紘即許以桓文之事，而委質焉，則亦昭、烈、孔明之舉也。雖其忠直高壯，不逮於昭，而文理意思，繾綣縝密，贊襄孫氏，使中州人士見推，亦昭之亞也。其建計請權都秣陵，屹為江左京邑，而

傳繼六代，有奉春君之識焉。

贊曰：中州名流，弛擔江表。逢時啟霸，分辰割曜。把臂挈孤，付託元老。疆直不撓，忠誠矯矯。紘亦時英，潤色吳業。建都定鼎，南紀有截。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四

五鼎南張百新  
百五元才感直不射忠婦獻辭  
實日中除計游此華日  
曹離六升自等春集之海流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二

吳臣

周瑜

子允

魯肅

子淑

謹案周瑜傳闕其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肅魁梧有壯節喜奇計知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家富於財性好施與乃大散貨貨標賣田土以賑窮弊結豪右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撞壞之邪

原注吳書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

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  
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  
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疆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  
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日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  
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盾  
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策亦雅奇之

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  
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  
其奇也遂相親結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  
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  
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  
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日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  
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  
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

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  
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  
孫策已卒權尚住吳瑜謂肅日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  
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  
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  
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驚之秋  
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  
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  
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權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  
議日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產思有桓文之  
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日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

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爾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粗疏。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

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操。昭烈惶懼奔走。欲渡江南。肅往迎之。到當陽長阪。與昭烈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昭烈與權併力。昭烈甚悅。肅見諸葛亮。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昭烈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原注裴松之曰

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

之畧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  
 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  
 人而舛誤若此非載述之體也初昭烈見孔明於隆中  
 孔明即言孫氏據有江東可以為援及到夏口遂請奉命  
 求救於孫將軍肅之勸昭烈與權協力拒操適與孔明之  
 言合則結權并操非肅之本謀也孔明與肅傳各載之皆  
 其事實不可偏廢於載述之體也不害世期譏之未當  
 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迫於宇下權  
 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  
 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爾如將軍不可也何  
 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  
 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  
 將軍迎操將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  
 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

天以卿賜孤也

原注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

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  
 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  
 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  
 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  
 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  
 之畧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絲方復激說勸迎曹公  
 也又是時勸迎者眾而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  
 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畧操破走肅

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

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

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

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輓輪徵肅始當顯爾權撫

掌大笑後昭烈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呂範勸權留昭烈

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曹操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假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從之。操聞權以土地業昭烈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之日所言盡矣。原注江表傳初瑜疾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爾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尙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采瑜死不朽矣裴松之曰案此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

原注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孫權南郡守將周瑜

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

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

原注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侯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

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

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攻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

州牧劉璋網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昭烈

昭烈內欲自規乃僞報拒權後昭烈西圖璋畱關侯守荆

州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侯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

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昭烈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昭

烈不承命權遣呂蒙率眾進取昭烈聞之自還公安遣侯

爭三郡肅住益陽欲與關侯會語諸將疑有變議不可往



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侯亦何敢  
重欲干命乃邀侯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  
俱會肅因數責侯以不返三郡侯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  
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  
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謹案觀今志  
作觀宋本作  
觀與此合通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  
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  
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  
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土斯蓋凡夫所  
不忍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  
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眾以

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侯無以答坐有一人曰夫土  
地者惟德所在爾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侯操  
刀起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昭烈遂割湘水

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

原注通鑑  
綱目漢獻

帝建安二十二年孫權陸口  
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

亦為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  
可謂明於事勢矣肅方嚴寡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  
軍整肅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

志度宏遠識鑒過人瑜之後肅為之冠肅遺腹子淑既壯

濡須督張承謂終當遠到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  
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

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議曰。瑜。肅。磊。磊。傑。器。弱。冠。而。有。王。霸。之。畧。鄧。仲。華。之。儔。也。瑜。謂。操。爲。漢。賊。肅。乃。方。之。項。羽。是。已。有。一。劉。元。德。漢。室。之。胄。高。光。之。流。託。足。無。所。瑜。必。欲。去。之。肅。假。之。荆。州。而。競。奪。之。有。志。於。漢。欲。爲。桓。文。之。事。者。若。是。乎。首。止。之。會。踐。土。之。朝。未。之。聞。也。操。安。得。獨。爲。漢。賊。乎。嗚。呼。天。未。忘。漢。當。其。衰。亂。羣。雄。競。起。皆。欲。亾。之。以。爲。已。有。是。以。不。得。其。正。焉。表。術。紹。一。敗。塗。地。曹。操。孫。權。幸。而。有。成。終。爲。僭。偽。况。其。臣。事。之。者。乎。苟。或。佐。操。名。爲。興。漢。其。實。經。營。篡。代。爲。魏。也。周。瑜。魯。肅。決。策。拒。操。稱。爲。漢。賊。其。實。割。據。江。東。以。爲。吳。也。惟。昭。烈。君。臣。百。折。存。漢。卒。得。其。統。三。國。人。才。孔。明。爲。不。可。及。也。若。或。瑜。諸。子。一。時。智。計。之。士。語。大。義。則。未。也。且。赤。壁。之。捷。操。以。全。力。奔。北。狼。藉。乘。勝。長。驅。則。無。所。逃。命。招。定。中。原。漢。未。必。亾。乃。遽。足。厭。垂。涎。荆。土。甘。爲。三。分。天。下。可。爭。而。不。爭。荆。州。不。可。爭。而。遽。爭。有。一。天。下。之。幾。而。不。爲。惜。哉。

贊曰。天傾柱折。斗牛構屯。江海會同。再開乾坤。公瑾子敬。定交軍門。情親義合。遂成君臣。烏林燒操。江壁生紅。取威定霸。千載雋功。奄有荆吳。遂帝江東。分漢敵魏。吳臣之宗。

雲霄于漢書也亦在漢書後帝曰東公劉炳騰吳曰之宗  
 軍交軍門青賦奏合致如昏到流林樹射五望坐立承  
 贊曰天爵林林平半帶亦正武會同再問其帳公戰于地  
 不不下年而數年林一天下之發而不為計也  
 必心代發我淵垂或誰士甘為三公天下不年而平  
 以全代發北野漢乘烈其舉限無飛激命許中則其未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五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六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五十三

大將吳臣

呂蒙 陸遜

謹案呂蒙傳今闕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祖紆謹案陳志

注作祖紆城門校尉父駿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

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

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

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

事原注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

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

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久為民害遜召兵討治突

入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

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

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基時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

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

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

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

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

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為兵羸者補戶

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

淳于式表遜狂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權稱式佳吏權

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

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

人不能為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侯接境

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

彼矜其驍氣陵轢于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謹案今志

務通志及宋本陳志俱作但務與此合北進未嫌于我有相聞病謹案今志

病通志作有相與此合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

謹案陳志作共見至尊通志作下見與此合宜好為計蒙曰彼素勇猛既難為

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

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彼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關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尙茲前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眾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

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關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漢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漢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卽破晏等生獲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謹案今志作艾布毛本作文布與此合通志亦作文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漢以爲

將遜令人誘之布帥眾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

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原注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

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荆州士人新還

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

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

人物未達臣愚懷懷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

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昭烈率

眾討權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

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昭烈從巫峽建平連圍至

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

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

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

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原注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

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

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

此問是平地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

不得展自當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

遜畏之各懷憤恨昭烈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

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

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捐一郡

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

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

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

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竝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感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昭烈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饒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昭烈大慙恚曰

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別攻漢前鋒於夷道爲漢所圍求救于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

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畧大施謹案今志作才畧宋

本作方畧與此合通志亦作方畧昭烈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

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漢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

常不可犯也。及破漢兵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昭烈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昭烈聞魏軍果出三方，受敵書與遜曰：『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夷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

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昭烈尋崩于永安末帝即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

以置遜所，權每與末帝及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五年，遜陳便宜，勸權施德，緩

刑寬賦，息調納忠讜之言，察興利之臣，權嘉納之。七年，權

使鄱陽太守周魴

謹案今陳志作孫魴，誤考周魴爲鄱陽太守，誘曹休事詳本傳。通志作周魴與

此合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眾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

都督，迎休。

原注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

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假遜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

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



續後漢書卷三十一  
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休還疽發背死  
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  
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  
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畱太子皇子及尙書  
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  
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  
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卽時毀撤之射聲校尉  
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  
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  
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  
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

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  
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  
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  
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  
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  
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宏規權欲遣偏師取夷  
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  
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厯年見畧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  
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  
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畧經涉不  
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

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厥今江東見厥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爾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爲宜養士民寬其租賦歛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遣將襲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討之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關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

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眾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于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

續後漢書卷三十一  
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于吾  
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  
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  
乃密與瑾定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  
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  
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  
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  
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  
生凡千餘人原注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以遜退魏得專  
力于己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  
流無復怵惕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  
奔自相傷害俘馘千人未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  
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  
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

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  
視若匹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

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原注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林  
覆巢而全其遺穀曲惠小仁何

補大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竝帥

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遂式原

遂音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

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

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眾相迎宜潛

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

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原注臣松  
之以為邊

將為害蓋其常事使遂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  
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雅慮尚為小詐哉以斯為美又

所不六年中郎將周祗乞于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竝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卽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淡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友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原注吳歷稱云謝友才辨有計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

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天資聰睿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尙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傳常授印綬君其懋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

交構遜與琮書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義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

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諡遜曰昭侯

議曰雲長萬人之敵而呂蒙襲取昭烈一世之雄而陸遜摧破漢之義師不復東征祇保梁益吳遂蹈跨荆揚操不可圖不乃禪代曹氏遂有中國而天下三分殆非人謀亦天意也蒙好謀能斷軍旅之間折節問學終於文武備足有國士之風遜一旦爲大帥能昭果毅使諸將聽服獨當一面遂成雋功非有過人之材能若是乎至於忠誠懇至憂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遜死而冢嗣遂廢貽禍於後蒙責齋恨不瞑九泉權眞負遜也哉

贊曰子明識斷駿駿道敏學問畧奇足繼公瑾伯言靜鷲

卻敵安疆虎臥國門威浹大江界會且錄公燕前言請

責奮然不期其泉謝其賢發忠竭

憂國忘身熱誠孤野之臣發天而柔勵致銀領然對業

一面發知書也其言嚴人之林並善且平至於忠焉懸

亦國士之風嚴一旦然大論論即果錄對清神藥氣醫當

天意忠崇我病論潮軍前之間得論則學發公文方勤且

河圖不匹斷外曹又後存中國而天正三衣飲共入類亦

許無窮之美而不可東途那射榮益只發而論其母無不

新日書其萬人玄精而呂樂與取即然一出之雖而到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六

元 郝 經 譔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七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七

列傳第五十四

吳臣

孫邵 顧雍

子邵 族人悌

邵子譚 承 雍孫榮

步騭

子闡 李肅

周昭

諸葛瑾

少子融

孫邵字長緒北海人也偉風儀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

之曰廊廟才也從劉繇于江東繇沒遂從孫策及權統事

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

長史黃武初權初置丞相以邵為之兼威遠將軍封陽羨

侯為張溫暨豔所奏舉邵辭位請罪權令復職四年卒

謹案

孫權傳云四年五月丞相孫邵卒原注志林吳之創基邵為首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謹案顧雍傳闕止存附傳族人悌殷禮二篇

悌雍族人字子通以孝友廉正聞于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備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內行尤謹待其妻如賓夜歸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帶加襲趣令妻還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洒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

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闕而卒悌四子彥

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眾尚書僕射殷禮謹按陳志孫權傳注

作殷札誤考張溫顧雍傳俱作禮與此書合字德嗣幼有令聞潛識過人年十

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漢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赤烏四年權使全琮畧淮南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取祖中禮言于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疆羸之數使疆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取襄

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于受敵長安以西務對漢軍許維之眾勢必分離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于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策之善也權弗能用禮卒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部曲城夏口入晉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

謹案步騭傳闕止存附傳李肅一篇

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

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時服其精鑒權擢掌選舉號稱得才求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為卿會

卒

諸葛瑾字子瑜漢丞相亮之兄也

原注吳書其先葛氏本瑯邪諸縣人後徙陽都

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裴松之曰風俗通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瑾少聰敏游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

春秋遭母憂居喪後事繼母皆以孝稱靈帝末年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曲阿宏咨見而異之薦於權與魯肅等竝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通好昭烈與其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



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耶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忿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來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蹈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攻忠義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

前五十卷七葉中  
心稱聖諱與書  
中避称忠義不  
同自是失檢此  
與昭烈書君前  
臣名似可不避  
然敘述出自後  
人宜一例避称为  
是改作函某可  
也

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昭烈征權權求和瑾與昭烈  
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羣臣以吳王侵取此州謹  
羣臣陳志作議臣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荅和此用心于小未  
留意于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  
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吝之于羣后也陛下  
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  
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原注裴松之曰劉后以庸蜀  
兵河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  
有其經畧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  
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于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  
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荅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  
若四體股肱橫膈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  
載之于篇實為辭章之費世期之論明昭烈之心正孫  
權之罪得之矣其謂瑾奢闊之書不當載未當也夫史之  
所記所以著邪正別誠偽瑾之志欲弭昭烈之怨蓋孫氏

讀後漢書卷之五  
四 宜稼堂叢書

之愆合二國之好固非奢闊載之是已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昭烈相聞權

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于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淡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為順何以不畱孔明孔明若畱孤當以書解元德意自隨人爾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于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言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書與之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間也知卿意至輒

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魏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于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宏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甚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終以全師保境為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諫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淡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宏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淡

于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有過差及離  
 間人骨肉以為酷爾至于御將自古少有丕之于操萬不  
 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其所以務崇小惠必  
 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  
 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爾寧是興隆之漸邪又任陳長文  
 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  
 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  
 敦睦至于秉勢後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  
 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  
 敢為非爾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  
 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

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竝起更相陷讞轉成  
 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  
 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  
 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  
 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原注

裴松之曰魏明帝當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為無  
 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  
 權言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于齊王齊權稱尊號  
 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

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瑳瑾  
 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淡器異之然  
 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憂戚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  
 為漢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封侯族弟誕又

顯名於魏一門冠蓋三方天下榮之瑾才畧雖不及亮而德行尤純妻死不復娶愛妾有子不舉其敦篤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融字叔長生于寵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毘陵男女各數萬戶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領父部曲謹按志作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融字疑衍吏士親附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博弈擣菹投壺弓彈部別類分着

覈醕茗閒進迭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卒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融被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

死原注陳志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共一傳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

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仗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竝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成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議曰權初稱王依放漢制置丞相而用孫邵及稱尊號顧  
雍陸遜步騭相繼為之皆以德度見器雍容泰定有大臣  
之風焉諸葛瑾才猷蘊藉顯面上將以功名終亦其次也  
邵譚忠清梗亮克世先烈步氏有聞諸葛氏有恪家聲隆  
矣  
贊曰侃侃相臣濟威以仁震霆收聲澤國生春元歎德度  
沈淡穆遠澄淵以波龍盤蛟轉子山純懿子瑜共肅贊元  
將命共安坤軸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七

元 郝 經 譔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八

列傳第五十五

吳臣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修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父操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郡吏有容貌計畧捷  
給善應對從孫堅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于陽人攻城野  
戰身被創夷堅卒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  
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  
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 謹案五十四今進破

烏程石門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  
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  
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  
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  
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于溇陽進攻黃祖于沙  
羨還鎮石城策卒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  
不服又從攻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  
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操于烏林又進攻南郡  
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  
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領  
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昭烈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  
獲叛者數百人皆令投火卽日病瘳百餘日卒權稱尊號  
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少孤  
嬰丁凶難有壯志薪芻餘暇講習書傳尤精兵事初爲郡  
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  
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卒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  
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  
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  
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  
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  
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眾先初皆怖威夙

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肉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潯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于撫養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于赤壁建策火攻乘勝追操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

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畱滯國人思之原注吳書又圖畫蓋形四時祭祀及權稱帝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韓當傳今闕謹案孫策傳無襲袁術事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

此仍陳志之文疑有誤

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

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

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涇

謹案涇今志作經通

志作涇

與此合拘昭陽為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

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于津北欽力戰有功

遷邊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

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

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

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

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于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

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

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

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畧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

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忿以蔽賢乎權嘉之及攻忠

義欽督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

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昭烈有功還

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職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四傳今闕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

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

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

舟獨進甘寧射殺之

謹案陳志云中流矢死此據甘寧傳注

統年十五左右

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

使攝父兵復命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



督張異等畱攻圍之刻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  
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座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  
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荅歟因  
罷出勤因酒凶悖又于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  
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  
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于軍  
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攻江夏統爲前鋒  
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  
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竝  
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于是大獲權以統爲  
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于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

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  
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  
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  
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兵三百  
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驅馳  
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  
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旣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  
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  
卿在何患無人原注吳書統創甚權遂畱統于舟盡易拜  
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  
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于權者以爲梗槩大  
節有過于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

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  
人尙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敕屬城  
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  
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  
恩義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  
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  
子烈封年各數歲權養之宮中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  
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  
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  
復襲爵領兵

謹案目錄此下有徐盛傳今闕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  
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  
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  
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  
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  
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  
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  
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  
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  
校屯半州權征忠義璋與朱然斷其走道到臨沮住夾口  
璋部下司馬馬忠禽之并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卽分宜

都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  
甘寧卒又并其軍昭烈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  
下斬漢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眾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  
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  
上諸葛瑾楊粲竝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  
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于洲上流  
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  
作筏畢伺水長當下尙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  
右將軍璋爲人粗猛禁令肅然好立功謹按今志作好立功語意自明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  
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

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  
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二年卒子平以無行徒  
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謹案目錄此下有丁奉傳今闕

議曰程普諸將皆江表虎臣盛兵衛主攻堅軋敵興王定  
霸孫氏兄弟卒立國建號諸將之力也若黃蓋之水戰而  
用火攻能用奇者也蔣欽之不挾私怨而舉徐盛凌統之  
親賢下士輕財重義陳表傾家養士妻子露立竝有良將  
之規甘寧之奢侈潘璋之不法權皆容之許寧報蘇飛之  
恩不使統復父操之讎馭將之術也丁奉恃功而驕不容  
于虐主宜哉孫盛曰孫權養士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

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故仁澤內著。而能屈強荆吳。然三良從穆。秦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原注左氏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是以知權杖計任術以生從秦之不復東征也魏妾事見前注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贊曰。吳將剽輕。殆多譎計。莫肯下人。卒自稱帝。摩創撫孤。動輒流涕。駕馭有術。驅策有方。果保江東。不負桓王。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八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九

元 郝 經 撰

列傳第五十六

吳臣

朱治 子才

朱然 子施績

呂範

朱桓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朱治呂範以勳舊重。朱然朱桓以膽勇稱。皆隱然敵國。有古來大將之風。施績沈鷺明畧。將領有餘。峻緝之亂。懼爲魏乘。召漢人使兼并而爲之應。雖卒不行。可謂有撥亂反正之志矣。權謂呂範忠篤亮直。可方吳漢。終以大司馬處之。官人以才而不以舊。所以能成霸業也。

贊曰天分鼎裂。驚搏狼抗。成霸安疆。式資良將。形勢淡阻。江山沈雄。勢常北向。以守為攻。舟楫是利。武騎無用。矯矯諸臣。功崇信重。

入夏兼并而為之。難卒不。百。謂。其。國。其。古。來。大。洲。之。風。浪。赫。赫。其。四。界。孰。能。守。其。劍。楫。之。實。其。曰。未。嘗。呂。鍾。以。饋。而。重。未。然。未。到。以。訓。良。師。皆。烈。烈。其。齒。案。此。卷。謝。文。全。圖。上。亦。編。贊。

吳。曰。未。嘗。呂。鍾。以。饋。而。重。未。然。未。到。以。訓。良。師。皆。烈。烈。其。齒。案。此。卷。謝。文。全。圖。上。亦。編。贊。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九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  
列傳第五十七  
元 郝 經 譔

吳臣

薛綜

子翊

胡綜

徐詳

駱統

父俊

陸瑁

是儀

李衡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其先齊孟嘗君封薛高祖定

天下求其後得陵國二人欲封之兄弟相推莫適立去之

竹邑遂以薛氏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為著姓綜明經善屬

文有異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召綜為

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

討伐綜與俱行越海至九真事畢還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原注江表傳費禕聘於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蜀吳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裴松之曰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

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趾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使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以降四百餘年頗有士類謹案士類陳志作似類誤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醜面目爾然而土廣人眾

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  
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  
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  
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  
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  
取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  
豐搃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  
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  
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萌  
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  
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

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竝出攻州  
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亾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  
爲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畱自在津小檢攝  
威武不足爲所凌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  
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  
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  
博之徒尙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旣至  
有士氏之變謹案士氏今志作士民通志作士氏與此合越軍南征平討之日  
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  
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旣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  
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尙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

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亾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知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以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恩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眾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尙書遷尙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征討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按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

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勿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烏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又加洪流澆瀆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滂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



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區  
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爾今乃違必然  
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  
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傾身側息食不  
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  
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  
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  
卒造文義誠信辭藻粲爛謹案陳志作文義信辭藻爛無誠字藻字權曰復爲  
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畀咸稱善赤烏三年  
徙選曹尙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權賜綜紫綬  
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

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  
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  
雜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  
子翊孫休時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  
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  
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  
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恬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  
謂乎累遷威南將軍伐交趾還道病卒翊弟瑩字道言初  
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卽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  
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尙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  
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

先昔仕於漢奕世綿綿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所  
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  
歸厥初流隸困於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詔命拯  
擢泥汗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  
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  
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  
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  
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  
育託綜遺體過庭旣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  
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  
榮珣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

闇實微旣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  
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亾臣冀存遺類如  
何愚允曾無髣髴瞻被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愧臣實與  
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  
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  
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  
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  
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  
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  
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  
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

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譏立  
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  
書遂委滯迄今未譏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  
已若使譏合必襲乎峻之跡懼墮大皇之元功損當世之  
盛美瑩涉學旣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魁首今者見  
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之實  
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  
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尙書同郡繆禕  
以執意不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旣拜又追以職  
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  
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送廣州未至

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  
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  
征皓皓奉書於司馬卬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  
旣至雒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大  
康三年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  
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  
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  
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獻納微益者  
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媚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  
數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  
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瑩著書八篇曰新議子兼

字令長清素有氣局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時爲丹陽

尹尚書太子太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云原注吳志于寶晉紀曰武帝

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凶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

遂問吳士存凶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

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畱吳與孫權共讀書策

卒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討黃祖拜鄂長權爲

車騎將軍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昭

烈下白帝討權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

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戲口將晉宗叛歸魏魏以

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東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

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

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謹案舉口與毛

口考孫權傳黃龍元年夏口武昌並見黃龍當以夏口爲是通志亦作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

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

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

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

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有

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

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

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猷革我區夏

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

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  
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寶  
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  
闡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  
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權與漢使  
約中分天下重申前好盟載之文綜所作也爲時所稱未  
幾詳綜竝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  
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  
書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  
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  
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

不能飜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  
風慕義思託大命愧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  
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  
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桀上達之  
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  
龍興踐阼恢宏大猷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  
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  
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  
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於左其二曰昔伊尹去  
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垂名後世世主不謂之  
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

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爾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聞其言而臣受性簡畧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為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馥為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

可見天意所在非吳而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爾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

原注公羊

傳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綿綿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爾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實有罪自當奔

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遇未有非之者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倖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竝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

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撤守許雒餘兵眾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以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爾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先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基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受納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

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致破亾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旣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有口才曹叡使詐叛入吳令求廷尉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旣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卽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

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聲名甚盛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蕃遂謀竊發事覺亾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權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無儔伴烈士死不足相牽爾遂閉口而死權謂普曰卿前盛稱蕃又爲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汝之由普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



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責也自權統事諸文  
 詰策命鄰國書符皆綜所作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  
 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  
 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  
 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  
 中為中書令原注吳錄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字子明謹案吳地  
 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者願濟橫江之津與孫  
 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若越橫  
 江而遊姑蘇是踵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大笑曰徐生無乃逆詐乎吳郡烏程人先  
 綜死

謹案目錄此下有駱統傳今闕止存附傳謝淵一  
 篇

謝淵者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舉孝廉歷官稱職累  
 遷建武將軍雖在戎旅尤垂意人物統子秀被門庭之謗  
 歿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  
 其子志行明辨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  
 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為顯士淵之力  
 也謹案陳志謝淵在陸遜傳注此附駱統傳者以辨駱秀事合之耳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畱濮  
 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原注  
 暉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迪孫  
 父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瑁割少  
 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  
 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

二男一女

謹案陸績傳長子宏次子徽此云二男與績傳合陳志作一男誤

皆數歲以還

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尙書暨豔盛明  
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  
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令王業始建將一  
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  
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  
之汎愛中則郭泰之<sub>匡</sub>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  
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尙書孫權忿公  
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  
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  
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

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  
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  
貊常態豈足淡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  
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  
勝數今陛下不忍捐帛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  
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  
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  
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眾斯  
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  
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尙遠  
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

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淡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

以緩急差之

謹案故今志作政通志作故與此合

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

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修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尚書

謹案目錄此下有是儀傳今闕

李衡字叔平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部民間羊術有人物之鑒往見之術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敢言術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日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爲諸葛恪司馬

幹恪府事恪被誅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爾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休下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射鉤斬祛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仍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用矣原注元一統志太史公言江陵千株橘其人與千戶侯等蓋謂此也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荅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為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存焉

謹案此卷議贊闕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

元郝經撰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八

吳臣

賀齊子建弟景

全琮子懔緒

呂岱徐原

鍾離牧少

子徇

潘濬子翥芮元

祕

周魴子處

謹案賀齊傳闕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

數十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

贍不及啟報柔更奇之

原注徐眾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

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裴松之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諼市義汲黯賑救之類眾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

避亂而南依琮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

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

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

忠義圍樊襄陽琮上疏陳侯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

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侯權置酒公安顧謂

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君之功也於是

封新陽亭侯

謹案吳志作封陽華亭侯

黃武元年魏以舟師大出洞口

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

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

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

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

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

郡險地為東安郡治富春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

數年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琮過錢唐脩祭

墳墓麾幢節蓋焜耀閭里大會宗族六親故舊施散千餘

萬鄉邑以為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

主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師養威

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權太子登出征軍次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卽命登旋軍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攻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衍弱敵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將軍琮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瘴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汗

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有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八九權深愧悔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旣親重宗族子弟竝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東平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郡守列侯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都督孫亮立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死小子吳孫權外孫也封都鄉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岱鍾離牧傳今闕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爲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異之由是知名爲郡功曹年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部震悚後爲湘鄉令治有名績昭烈領荆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及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忠義并荆土將吏皆歸附而濬獨稱疾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

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荆州諸

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郡從事

謹案陳志作武陵郡通志作郡與此合

樊佃誘

導諸夷圖以武陵屬漢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

特召問濬濬荅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佃權曰卿何以輕之

濬曰佃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臂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

以知之者佃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

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謹案桓譚新論侏儒觀一節而長短可知

大笑而納其言卽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拜輔軍中郎

將授以兵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芮元卒濬并領元兵

屯夏口權稱尊號拜少府進封瀏陽侯

謹案陳志作瀏陽通志作瀏與此合

遷太常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爾不復



如往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手自撤壞權由是不復射雉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罰法不可干斬首獲生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騭有名勢在所取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眾作殿濬遂斬之降人隱蕃以口辯謹案降人志注作歸義通志作歸義人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

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服其先見濬姨兄零陵蔣琬爲漢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旉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自託旉以啟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卽封旉表以示濬而召旉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友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荅不能佳友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荅友曰得無潘太常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矣友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爾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

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  
 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  
 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乃進見具陳壹之姦險由此壹寵  
 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請讓大臣赤烏二年濬卒  
 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慮翥字文龍拜騎都尉代濬領兵  
 早卒次子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習温為  
 荆州大公平祕過辭温問曰先君昔日謂君侯謹案陳志  
因君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  
 者温曰無過於君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温為公平甚得州  
 里之譽丙元字文表丹陽人父祕謹案祕陳志作社字宣嗣從孫  
 堅征伐有功堅表為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元兄

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元  
 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為子登擇淑媛  
 羣臣咸稱元父兄竝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聘元女  
 為妃黃武五年卒權甚惜之

議曰越為吳患尚矣春秋之季卒仇吳而并之方孫氏建  
 業山越潰其腹心每掣權肘為內顧憂賀齊諸臣共施方  
 略終於弭寧然後畫長江跨淮漢立國以爭天下呂岱公  
 恪屹然老成為國典刑鍾離牧清儉蹈長者之規潘濬方  
 嚴疾惡義形於色梗梗有大節有吳之棟石也全琮以貴  
 戚揜其忠勳又以姦子敗惜哉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魴傳今闕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一 元 郝經 譔 國 朝 空 率 元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一 元 郝經 譔 國 朝 空 率 元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九

吳臣

陸凱

子禕 何定

弟允

陸抗

子晏

景

陸凱字敬風丞相遜族子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眾手不釋書好太元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恣於零陵斬恣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立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

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之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睛莫敢迂謹案睛字陳志作皆凱說皓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徒都武昌揚土百姓沂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亾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

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騷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亾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言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

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  
 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  
 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爾臣謹奏耳  
 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惜大功  
 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瘠确非王  
 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  
 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  
 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原注裴松之載搜神記吳以草創之  
 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  
 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正月有一異兒長  
 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  
 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兒羣戲樂故來爾  
 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  
 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

司馬除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  
 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  
 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  
 敢宣也後五年而蜀叵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除  
 矣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  
 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  
 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  
 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宏造  
 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  
 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  
 之恤也民力窮困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  
 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  
 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

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皇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

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尙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畱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佞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

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遠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畱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匹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明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謹案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

何敢言盛又陸抗時為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徒

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

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畱

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

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淡

警懼云原注吳錄舊拜廟選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凱欲

凱令執據雖暫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畱平凱令其子禕

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宜凱旨平語禕曰

聞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

啟凱故輟止案司馬氏考異曰世祖武帝泰始元年十二

月吳王還都建業吳志陸凱傳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

與丁奉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畱

言出禍及爾今從吳志

凱沒後子連

謹案陳志作子連此及得凱所傳注竝作子連與志異

諫皓二十事及表云凱數表諫皓不能堪遣親近趙欽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陳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徒乎凱復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

原注江表

傳載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

夫王者之興受之於

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

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石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彀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趨步紫闥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



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  
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  
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  
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  
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  
州郡空竭民財土被元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  
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  
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  
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  
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竝展所陳而陛  
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

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  
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  
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  
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  
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  
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  
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  
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  
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  
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竝廢是不遵先帝十  
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

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明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  
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  
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  
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  
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  
所監司以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  
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  
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士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  
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  
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  
今州縣謹案今志作州郡宋本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

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  
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畱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  
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  
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畱意皓不聽暴戾尤  
甚凱知其將亾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  
過喪亂之原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旂立敢  
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  
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懷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  
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修前德不  
捐棄臣言而放奢意侈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  
下當疑上骨肉相克父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

之敗不過數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  
 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  
 下不能循俗與眾浮沈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  
 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則  
 社稷存焉皓始起宮凱表諫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  
 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  
 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  
 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  
 安子亦何倚臣拜詔紙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中而涕泣  
 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  
 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

白髮生於鬢膚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  
 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獻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  
 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  
 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  
 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騷擾而大功復  
 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禳災  
 以德除咎以義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  
 是以旱魃消亡妖星移舍

原注桑林事見卻正傳呂氏春秋宋景公有疾司星子韋曰

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祭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爲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

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

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修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實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異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于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眾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攝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謙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

帝之德可不慮哉皓皆不聽以及於亾

原注按陳壽三國志謂此表疏吳人

多云不聞有此其文殊甚切恐非皓之所能堪忍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及奏上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所言因以付之又按江表傳凱為皓大修宮室復兩表諫裴松之附於傳後今按傳載凱所上疏動以桀紂之滅為言此諸表疏其切直有過之者第史失其奏上之次或皓惡其直留中不下故史不得而載後子連始出其藁爾故皆附於篇末以著凱之忠

徵皓之惡云 凱弟允字敬宗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

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

紛爭陰相譖構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

楊竺辟左右論霸之才竺淡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

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事伏於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允

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其密

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具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

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曰頃惟允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  
 遜何由知之遜言允所述召允考問允為太子隱曰楊竺  
 向臣道之遂下竺獄竺不勝痛毒服實告允初權疑竺泄  
 之及服乃斬竺釋允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  
 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擾動以允為交州刺史安南  
 校尉允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  
 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誠意遺以財帛賊帥  
 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浹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  
 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  
 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  
 書丞華覈表薦允曰允天姿聰明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

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

海歲有舊風瘴氣之害謹案今志作舊風障氣此作瘴字為是舊風亦難解疑作颶風考投

荒雜錄云嶺南諸郡皆有颶風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

自允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家豐稔州治  
 臨海海流秋鹹允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

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  
 負老攜幼甘心景從眾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眾皆

脅之以威未有如允結以恩信者也衛命在州十有餘年  
 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

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  
 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眾若

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充卒子式嗣

謹案陳志此下云為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何定

者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佞邪僭媚孫皓立自

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酷糴事專

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

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

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絹數十疋御犬率具纓紲直錢

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仇定而

皓以為忠賜爵列侯陸凱既面責定臨終又陳定姦惡不

可用定大銜恨卒譖徙凱家鳳皇元年姦穢發聞始伏誅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丞相遜次子也遜卒時年二十拜

建武校尉領遜眾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

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

事事條荅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

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

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淡以

為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

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

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

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

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

侯瀨謹案陳志脫瀨字文義不可解瀨字通志作城亦誤事見吳志甘寧傳至白帝三年假

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皓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謹案陳志作守國通志作書傳與此合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

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悵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闖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靜言庸違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以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

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往西陵敕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眾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眾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

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竟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行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過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過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允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畱慮鎮西將軍朱琬拒允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入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



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  
 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  
 眾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  
 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  
 吏其餘皆赦之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  
 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  
 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  
 利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  
 告而取也吳人獵沔上獲晉人先傷者皆送還之抗遺祐  
 酒祜飲之不疑抗嘗疾求藥于祐祐以成藥與之曰此上  
 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

將或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時人以爲華元子反  
 復見於今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  
 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  
 德耳於祐無傷也

原注習鑿齒曰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  
 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  
 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臧獲牧  
 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  
 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  
 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  
 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  
 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  
 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  
 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  
 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  
 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綱以羅  
 疆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  
 能德音悅暢而疆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因自吳之遇  
 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闡境有棄主之  
 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闡境有棄主之

慮思所以鎮定民心輯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國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讐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眾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滅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其道良故也

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元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竝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

之刑固無所識至乃赫爍流漂棄之於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元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案罰字北宋本吳志作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

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承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皇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亾不旋踵何則大小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眾古之明鑒誠宜蹙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

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慮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逸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才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

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尙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原注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

議曰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當孫皓暴虐一朝不能居有一陸凱世濟忠貞危言剴論剴劘匡直自以為龍逢比干甘心鼎鑊而不顧復有一陸抗世為虎臣瞰管國門內進忠規外宣威略屹與晉對季梁猶在隨未亾也抗之與羊祜交歡推誠任信恢宏

德度特以術相傾爾議者謂華元子反復見於今華元子反豈純臣乎春秋以其成在乎下而二君不與故書宋人及楚人平卿而人之不與其專也人臣義無私交聘弓鏃矢不越境外束脩之間不行境中故抗祜之事君子不與也原注春秋宋人及楚人平左氏傳楚子圍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敝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贊曰嗟嗟敬風扞暴彊諫不能格心僅得視面幼節忠赤惟坐憂國虐主知畏身繫社稷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二

辭對對書卷六十二

謝坐憂國主政與良幾流懸

贊曰謝對對風并暴嚴霜不銷林心謝對對面及滑忠未

其辭人同類暴風

公羊謝亦平不書此所以書大其平平也此昔大夫也

里謝命是謝于又謝與之盟而奇王張三十里宋武強平

也謝于又之種強之曰意得時衣以錄書曰始也甚下而合

天不慈與也束制之間不台與中謝謝命之律律平不與

又強人平強而人之不與其專也人用美推也交御巨謝

又道光癸卯九月朔桐鄉沈炳垣校讀

謝更林山淋淋射爾爾新書監華云于又更見外今華云于



